

中外关系

美国南海政策调整与两岸南海合作的空间

王公龙

〔摘要〕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调整了南海政策,公开介入南海主权争端。美国的政策调整既增强了海峡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开展合作的紧迫性,又加大了两岸合作的外部压力。鉴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台湾问题的敏感性,现阶段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的空间是有限的,推进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宜本着现实性、渐进性和灵活性的原则。

〔关键词〕 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南海问题;两岸合作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1)06-0001-05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防范力度不断加大。为了确保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更好地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开始着手调整南海政策,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极力促使南海局势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增大了海峡两岸维护南海主权的压力,但鉴于中美关系、美台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的空间事实上是有限的,宜本着“由易到难”、“先经后政”的思路分阶段逐步推进。

一、美国加快调整南海政策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将东南亚地区提升至美国亚洲外交的重要位置,日益重视对东南亚国家开展所谓“巧实力”外交,以便“重返东南亚”。2009年7月21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出席东盟系列峰会并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拉开了美国东南亚政策调整的序幕。2010年7月23日,希拉里·克林顿在越南河内召开的东盟论坛外长会议期间,就南海问题发表了演讲,不仅声称南海问题事关“美国国家利益”,强调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明确表示,美国反对在南海问题上所谓的“胁迫”,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1〕}2011年2月,美国发表《国家军事战略报告》,重申将加强与菲律宾、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以及新加坡等国的军事关系。2011

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新加坡表示:“美国对亚洲盟友的承诺和对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参与不会减少”。^{〔2〕}至此,美国的新南海政策已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第一,公开介入南海纷争。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南海地区有军事存在,但通常把航行自由与主权争议分开,在南海问题上奉行相对中立的政策,不直接卷入这一地区的主权纠纷。如今,随着亚太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反恐战争告一段落,美国正在逐步改变过去相对中立的立场,以积极的姿态公开介入南海问题,并在南海主权归属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2011年春天以来,南海紧张局势不断加剧。在此背景下,美国参议院6月通过决议,“对中国海军和海上安全舰艇在南海使用武力表示强烈反对和遗憾”。该决议还“赞成美国武装力量基于支持在南海的国际水域和空域的航行自由权而继续行动”。^{〔3〕}

第二,促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多边化。上世纪60年代后,南海的主权争议便浮上水面。但总体上看,争议主要局限于中国和东南亚有关国家之间,属于双边范围的主权争端。中国也一贯倡导在有争议的国家间开展双边对话,解决主权争议,并为此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如今,美国试图通过介入南海纷争,促使中国与有关国家间的双边主权争端演变为一个国际性争端,其意图无非是挑战中国的通过双边对话解决南海问题的立场,让更多的国家关注和介入南海主权纷争,将南

海问题暴露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迫使中国面临多方力量的牵制,不得不将更多的战略资源投入到应对南海问题的挑战上来。

第三,确立解决南海纷争的行为规则。纵观美国高官近年来的相关言论可以发现,美国试图在南海地区确立以下行为规则:其一,航行自由。即美国有南海通过的绝对自由,中国不能垄断南海地区的航路,不能对美国的航行自由提出挑战。其二,利益共享。美国虽然是地区外国家,但美国的跨国公司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正在南海地区开采石油,因此美国在该地区有其经济利益。中国必须正视美国利益存在的现实,不得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其三,反对“胁迫”。即中国不得把自己的主权要求强加给东南亚小国,不能以“胁迫”的方式迫使东南亚小国接受自己的主张。其四,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即中国不得以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处理南海争端。

第四,加强与南海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关注度曾一度出现下降,但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日益重视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2009年以来,美国高官频频访问越南,公开支持越南在南海的领土主张。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在2010年4月访越期间表示,美国希望进一步加强美越关系以回应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安全新挑战”。^[4]近年来,美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多次举行跨国军事演习,提升彼此间安全合作的层级和水准。2011年6月,在南海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和菲律宾举行了为期11天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与此同时,希拉里也表示,美国重视“对菲律宾的国防所做出的承诺”,“决定并承诺支持菲律宾的国防工作,那意味着要找到提供适当的物资和装备的方式。”^[5]令人关注的是,近年来,美国还逐步开展与越南的军事合作,不断提升两国的安全关系。2010年8月,美国和越南举行联合海军演习。2011年7月,美国海军与越南海军再度举行联合军演。此外,美国还多次与南海周边有关国家举行跨国军事演习。2011年6月,美国联合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文莱等6个东盟国家,从6月14日起在马六甲海峡、西里伯斯海和苏禄海举行为期10天的联合军演。

二、两岸的南海立场和权益面临挑战

毋庸置疑,美国此次调整南海政策的直接动因在于应对中国崛起。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在力图维持南

海地区的战略平衡和区域稳定的同时,日益重视防止在南海地区出现所谓占支配地位的大国,^[6]以确保美国不可挑战的制海权。^[7]由于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海军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认为日益强大的中国海军对美国及其盟国和友邦是一个潜在威胁,美国必须在传统安全领域同中国展开军事竞争。^[8]但问题在于:目前海峡两岸都强调拥有南海主权,都在南海地区有驻军,都与南海地区的有关国家存在主权争议,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不仅冲击了中国大陆的基本立场,也挑战了台湾当局的基本立场。尤其是,美国加快调整南海政策无疑会增强东南亚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抗衡两岸的信心和决心,使得两岸维护南海利益的难度进一步增大。

第一,政治上,挑战了两岸南海立场的合法性。南沙群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不仅是中国大陆始终坚持的立场,也是台湾方面长期坚持的立场。两蒋时期,两岸曾在维护南沙主权问题上形成默契。上世纪90年代初,台“行政院”曾公布“南海政策纲领”,明确提出要坚定维护南海主权。^[9]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马英九当局的南海政策回归到国民党的传统立场,不仅继续强调“南海属于中国”,还提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为主要原则的南海政策。^[10]2009年年初,菲律宾将南沙部分岛屿和黄岩岛列为己有,马来西亚总理登陆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宣示主权,台湾当局多次表达抗议、不断重申这些岛屿主权属于“中华民国”。然而近年来,美国不仅积极介入南海主权争端,而且极力扮演力挺东南亚有关国家、制衡中国的角色。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奥尔特·洛曼(Walter Lohman)声称,美国应该毫不动摇地支持菲律宾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11]民主党参议员杰姆·韦布(Jim Webb)在2009年6月11日国会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听证会上竟声称,南沙和西沙群岛属于菲律宾和越南。^[12]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助理罗伯特·谢尔(Robert Scher)在2009年7月15日参院听证会上也声称,中国对南沙和西沙地区提出的领土主张存在争议,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承认。^[13]尽管美国从学界到政界都在质疑甚至否定中国对南海地区拥有主权,但他们支持东南亚有关国家拥有主权的合法性的立场不仅无视中国大陆方面对南海的主权诉求,也无视了台湾方面的一贯立场,挑战的是台湾海峡两岸南海主权立场的合法性。希拉里南海讲话发表后,中国大陆方面随即予以有力反驳。与此同时,从2010年7月到2011年6月,台“外交部”先后5次发表新闻稿,一再重

申“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及其周遭水域属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水域”。^[14]

第二,军事上,弱化两岸维护主权的实力优势。应该说,撇开美国因素,单纯和东南亚某些国家相比,两岸在维护南海权益方面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有学者就此指出,美国是否能够维持其在亚洲的军事优势是影响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实现其目标的决定性因素。^[15]然而近年来,美国试图在该地区投入更多的军事资源,维持强大的海军力量,确保美国海权比较优势,遏制中国对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可能提出的挑战。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势必逐步改变南海地区的力量对比,相对削弱两岸现有的实力优势。在美国因素日渐突出的背景下,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南海争端当事国日益重视动用军事或者准军事力量,加强管理各自控制的南海海域的力度。^[16]一些东南亚国家还主动加强与美国等外部大国的军事交流、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不断从外部大国购置先进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以推动军力的发展。东南亚地区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军演最频繁的地区”。^[17]在此背景下,一旦南海周边国家欲望膨胀,以武力为后盾对南海地区提出更多的主权要求,不仅会加剧它们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军事对抗,而且可能会对台湾现有的太平岛的军事安全构成威胁。由于周边岛屿被越南、菲律宾所占据,台湾船只要前往太平岛补给,需要绕路而行,一旦太平岛有事,以台湾的现有军力和军用运输能力,很难为孤悬海外的太平岛提供大规模、长期的后勤补给和增援,台军势必面临十分严峻的处境。正是考虑到太平岛安全上的压力的增长,台湾方面决定从2011年6月起,将台海军陆战队帮助训练的准军事组织“海巡队”派驻东沙、南沙群岛。这是台湾海军陆战队自1999年12月撤离后首次“实质性”重返东沙、南沙群岛。

第三,外交上,对海峡两岸造成多方牵制。南海问题一旦国际化和多边化,东南亚有关国家就有可能出自维护自身的利益,进一步加强彼此间的联合,以集体的面目与中国展开周旋和抗衡,以图弥补单个国家力量的不足,增强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的发言权甚至主导权;更重要的是,美国可以倚仗自己强大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介入纷争,平衡中国在双边对话中所占据的优势。美国甚至可以将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区外的与自己有共同价值观和安全联系的其他大国引入南海纷争,使得中国在解决南海争端中不得不兼顾多方面考量,甚至顾此失彼,疲于应付,造成多方对一方的被动局面。对台湾来说,由于东南亚声索国与台湾没有“外

交”关系,台湾也不是东盟的对话伙伴,他们本来就不太在意和顾忌台湾方面的“主权”要求,一旦周边国家加强联合,南海问题成为多边议题,台湾如果没有大陆的理解和支持,可能连发声的渠道和机会都难以获取。^[18]

第四,经济上,可能进一步损害两岸的经济利益。美国调整南海政策无疑增强了该地区声索国进一步加大海洋开发的信心。在美国或明或暗的默许和支持下,未来南海地区的有关国家有可能继续加大海洋开发的力度,试图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从而损害中国大陆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对台湾方面而言,尽管占据着太平岛,但国际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视台湾为非主权国家,台湾不可能获得有关国家认可的专属经济区,对周边国家大力开发南沙资源也无法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三、美国因素对两岸合作的制约

尽管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正在改变南海地区的安全形势,挑战两岸在南海问题上既定的政治立场,促使两岸有责任感的人士认真思考启动南海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鉴于中国大陆、台湾与美国三方关系的现状,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开展合作势必会受到美国因素的制约和掣肘。

第一,美国的东亚战略。近年来,美国加紧构筑防范、围堵中国的战略屏障。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重点巩固和加强与“第一岛链”国家和地区的关系。“第一岛链”从朝鲜半岛、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直延伸至南海、马六甲海峡,构成一个整体性的战略部署。美国显然不希望“第一岛链”部署出现任何战略上的裂痕。而一旦两岸启动南海合作,美国就有可能担心台湾在南海的角色与美国的东亚战略相背离,不仅不能在南海问题上发挥牵制中国的功能,反而与防范对象中国大陆形成某种呼应之势,增强后者在南海问题上的地位。倘若两岸以南海合作为起点,进而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形成合作关系,美国的东亚战略就有可能因为台湾的“逆向操作”而出现裂痕甚至被撕开缺口,“第一岛链”部署的整体性和有效性势必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基于此,美国预计不会让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形成合作的局面,以免影响其东亚战略的整体部署。

第二,美国的“以台制华”政策。如前所述,美国调整南海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牵制中国,“以台制华”政策的目标则是与此相一致的。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

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步骤。而南海合作一旦全面启动,两岸不仅会在处理南海具体事务方面开展合作,而且有可能增进彼此间军事互信关系,甚至可能会对两岸的政治关系产生某种微妙的影响。就美国而言,虽然奥巴马政府表面上对两岸关系缓和给予积极评价,但美国现阶段决不愿意看到两岸在政治、安全领域取得实质性尤其是突破性进展,进而导致台湾偏离美国的“战略棋子”定位。更何况,长期以来,台湾的确有人对美国存有相当多的幻想,无论蓝营还是绿营都竞相把争取美国的支持看成能否在台湾执政的关键。基于这样的思维和政策倾向,很难想象现阶段台湾能顶着美国的压力与大陆开展深度的南海合作。

第三,美台特殊的安全关系。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宣称依据《与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安全保证,台湾也因此长期视美国为其安全后盾,美台之间形成保护与被保护的特殊安全关系。一旦台湾热衷于和大陆全面开展南海合作,美国就有可能提醒台湾注意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并对台湾提出某种警告。倘若台湾“一意孤行”,美国还可能会在美台安全关系上对台湾施压,要求台湾独自解决安全防卫问题。尽管马英九上台以来,两岸经济关系出现积极进展,但政治分歧依旧,军事敌对关系并未消除,安全信任的基础仍较为薄弱。因此,在台湾没有对大陆产生足够信任感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将自身的安全托付给大陆,冒着损害美国安全保护的风险,积极推进两岸南海合作。何况,在台湾当局看来,现阶段与大陆发展关系的目的在于缓和两岸紧张局势,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不在于以损害美台关系为代价谋求两岸政治安全关系的突破。

四、两岸南海合作的原则及空间

理论上讲,两岸南海合作应该包括多重内涵,不仅涵盖海洋资源合作开发、海洋环境保护等经济议题,还可能涉及共同维护两岸共享的南海主权等政治、军事议题。基于两岸关系的现实及其发展趋势,两岸南海合作必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当前,尽管两岸关系已步入和平发展的良性轨道,两岸业已累积初步的互信关系,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具体立场和主张存在交叉和重合,适度开展有限的南海合作应该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由于美国南海政策出现调整,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合作的空间实际上又是有限的。在推进两岸合作时有必要把握好以下几点原则:一是现实性。即两

岸合作只能立足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和美台关系的现实,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不宜对两岸南海合作提出超越现实的要求,以免给对方政策调整造成过大的困难,进而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二是渐进性。由于美台之间的军事安全关系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对台湾当局的安全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只能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从非政治军事的敏感性较低的议题入手,在取得进展的基础上稳步推进。三是灵活性。由于两岸对南海岛屿的主权归属尚存在争议,台湾岛内的政治形势发展也有诸多不确定性,美国虽然公开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但并未明确将台湾当作挑战的对象,对两岸施力并不均衡。因此,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开展合作有必要保持灵活性,关注合作的实效,而非单纯追求两岸立场和步调的完全一致。基于以上几点原则,两岸不妨在以下几个方面尝试开展协调或合作:

第一,捍卫既定立场。两岸应本着“一中”精神,牢牢坚守“南海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的立场,必要时可毫不含糊地向国际社会或特定国家发声,以塑造两岸均坚持维护南海既定政治立场的印象,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两岸力量的存在。为此,两岸可以“互不否认”对方在南海问题上的政治论述,让对方有自说自话的空间,防止两岸的南海立场分歧被其他国家挑拨和利用。

第二,增进相互理解。对台湾方面而言,要捍卫南海主权,参与南海问题的国际合作,就必须遵守“一个中国框架”,不能借机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更不能以主权身份参与多边谈判,对外造成台湾成为一个“国家”的事实,而应在两岸协商的基础上,以合适的身份参与南海问题的国际对话或谈判。对大陆方面而言,也要在南海问题上释放出更为明确的善意,表达对台湾方面希望参与南海问题对话的理解和尊重,避免台湾在南海事务中被完全边缘化,以便两岸共同担负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责任。

第三,保持适度沟通。当前,在美国因素的影响下,周边国家进一步加大在南海海域的军事部署,增大了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为了增强两岸在军事上的应对能力和危机处置能力,两岸军方应保持适度的沟通,维持心照不宣的默契,或向对方表达善意,避免相互内耗,以便对方集中精力处理紧急事态,提升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应变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

第四,探讨共同开发。在南海周边国家加紧开发的背景下,两岸选择南海某些区块共同勘探和开发油气资源,并不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为了降低两岸

合作的敏感性,两岸不妨借助民间渠道,各自委托有代表性的民间组织、机构或经济实体,共同探讨有效合作的运作模式。为此,两岸可将南海问题列入协商议程,考虑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借鉴《海峡两岸海运协议》,对南海资源共同开发进行初步的规划。

第五,建立合作机制。上世纪90年代,台湾当局也曾考虑过两岸合作的议题,后因岛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影响了两岸合作关系的建立。^[19]如今,两岸关系已步入相对稳定的状态,在南海局势趋于紧张的情势下,两岸可越过政治分歧和敏感的安全合作话题,就共同维护南海渔业资源、调解两岸渔业纠纷、维护航运安全、开展海上搜救、联合打击海上犯罪等事务性问题建立初步的合作机制,以便有效维护两岸在南海的共同利益。

总之,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给两岸的南海合作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增强了两岸在南海问题上开展合作的紧迫性;另一方面又加大了两岸开展合作的外部压力。尽管两岸都有开展合作以维护各自既定立场和权益的现实需求,但鉴于中、美、台三方关系复杂而敏感的现实,两岸开展合作的空间事实上又是有限的。为了充分发掘两岸合作的潜力,避免不必要的外部干扰,两岸宜本着现实性、渐进性和灵活性的原则,从低敏感度的事务性议题入手,稳步加以推进,逐步将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引向深入,以共同担负历史责任,共同造福两岸人民。

[注释]

- [1] “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 Hillary Rodham Clinton Secretary of State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Hanoi, Vietnam July 23, 2010,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7/145095.htm>.
- [2] 吴成良:《美国防长向亚洲盟友喊话 称不会削弱在亚太军力》, <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077/52987/14824888.html>.
- [3] 朱盈库:《美参议院决议称“强烈反对”中国在南海使用武力》, http://news.ifeng.com/mil/1/detail_2011_06/29/7317669_0.shtml?_from_ralated.
- [4] Greg Torodo, “A Classic Display of McCain Resilien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11, 2009, p. 121.
- [5] 李宗泽:《希拉里允诺全力支持菲国防 菲外长称中国侵略性渐强》,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78320.html>.

html。

- [6] [16] 何志工、安小平:《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影响》[J],《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
- [7] Admiral Gary Roughead, James T. Conway, Thad W. Allen,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 power”,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Winter 2008, Vol. 61, No. 1, p. 12.
- [8] Bernard D. Cole, “China’s Military and Security Activities A-broad”, A Testimony before the U. 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March 4, 2009, p. 43, 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9hearings/hr09_03_04.php.
- [9] 王建民:《南海风云中的台北角色:两岸能否合作保卫领海》, <http://www.chinanews.com.cn/tw/jsdt/news/2009/03-31/1626481.shtml>.
- [10] 汪曙申:《两岸应思考合作共同包围南海》[J],《世界知识》2009年12月。
- [11] Gloria Jane Baylon, “US should support RP claim on Spratlys -US think tank”, *Philippines News Agency (PNA)*, March 4, 2009.
- [12] Statement of Senator Jim Webb,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Naval Moderniz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June 11, 2009, 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9hearings/hr09_06_11.php.
- [13]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Department of Defense Robert Scher, “Maritime Disputes and Sovereignty Issues in East Asia”, Hearing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Eleven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July 15, 2009,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09/07/126076.htm>.
- [14] 笑天:《台湾岛内就南海问题有多种声音,已连发5份声明》, <http://cankaoxiaoxi.tietai.com/a/junshitiyu/2011/0617/29164.html>.
- [15]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R. Holmes, “Can China Defend a ‘Core Interes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11.
- [17] 魏松:《东南亚六国的军事对外交流及其对本国军事现代化影响》[J],《东南亚之窗》2008年第2期。
- [18] 宋燕辉:《东协与中共协商南海区域准则及对“我国”可能影响》[J],《问题与研究》2004年第4期。
- [19] 冯梁、王维、周亦民:《两岸南海政策:历史分析与合作基础》[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4期。

作者简介:王公龙,上海行政学院教授,博士。(上海,200233)

收稿日期:2011-07-06

修改日期:2011-09-14

CONTENTS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1 The Adjustment of US Policy toward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Room for Coope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on This Issue *by Wang Gonglong*

After coming into pow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djusted its policy and openly intervened in the controversy of the sovereignty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adjustment has not only promoted the need for coope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but increased the pressure from the outside.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and sensitivity of the Taiwan issue, the room for coope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on this issue will be limited. The two sides should promote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and take flexible action gradually.

6 Layer Analysi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by Zhou Xinyu*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refers to a country's foreign obligations within certain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se obligations can be seen on three layers: responsibility of following international norms, responsibility of maintaining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responsibility of reforming international norms. These three kinds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mean differently to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we call them "basic responsibility", "limited responsibility" and "leadership responsibility". We can understand the disputes around China's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oday more clearly in terms of such division. China has good record in undertaking "basic responsibility";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trength, a widening gap has emerged between the "limited responsibility" China undertakes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outside world; and finally how China shall change the international norm in the future is discuss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 threat theory.

12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New China's Policy to the West —Policies to the U. S. and Britain as an Example *by Zhang Ying & Pan Jingguo*

At the early stage after new China was founded, China adopted the policy of not being anxious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western countries. Under the premise of "leaning to one side", new China decided to "start all over again". But the United States insisted that China should carry out old China's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Sino-British relations encountered the same problem. Britain's "leaving a foot in the room" policy made it possible to develop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ut China and Britain did not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because the policy of "cleaning room first and then inviting guests" was new China's established polic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7 The Increase and Change of Global Security Needs *by Zhang Chun*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the needs for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are increasing and changing. The first dimension is the new security needs resulting from the emerging of the global system to guarantee the basic survival environment of the Earth, and its composing units. The second dimension is the changing security needs of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system, including the new contents of power shifts and new functions of war and the military. And the final dimension is the increase and change of security needs arising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the complication of actors' relations,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and the emerging of human security. As a part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transition and international norm reconstructi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global security needs is also full of uncertainty.